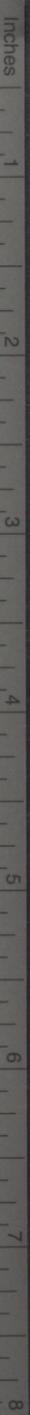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十二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成二年傳

物土之宜

辨誤陸云物猶後

傳物土方之物物相也蓋云

相土之所宜使之或南或東

也杜誠非矣

昭三十二年傳物土方杜云

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

之宜

周禮地官材人若以時取

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注

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

草人以物地相其宜而為

之種

典引此二年

蘇東山成晉翰預及

蘇東山成晉翰預及

蘇東山成晉翰預及

蘇東山成晉翰預及

成二年傳

蘇東山成晉翰預及

二

蘇東山成晉翰預及

成二年傳

一

初二平卦  
初丑父寢輻車之日有蛇出於其車下  
且父以肱擊手之為蛇傷其肱然以欲  
為車右故處匿其傷今齊公車其  
駮註木丑父以其有肱傷故今不能  
推車而為番師所及

初二平卦  
君之何其以病

許苑注如何可以身病之故

敗君之大事也

目注乃欲言敗君之大事也

探甲執兵固即死也

目身被甲而手執兵器固將決  
戰而斃死地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目令卻克勉力而擊手鼓

左并轡右援抱而鼓

目轡馬索也卻克乃以左手總執  
諸轡以右手引鼓杖而擊手鼓

林卻克聞張侯之言乃左手并執  
馬轡右手援鼓楯而擊手鼓

... 於... 於... 於...

甑典子孕切甗也甗甗屬也甗無底曰躄考工記陶人甗實二腠厚半寸註量六斗四升曰腠項

羽紀皆束似破釜甗燒廬舍

孟子以釜甗燔通甗炊飯器

甗典說文甗也韻會無底甗也

揚子方言甗自閩而東謂之甗

引此章并周禮陶人等周禮註亦

云甗無底甗正字通博古圖甗之

為器上若甗可以炊物下若甗可

以飪物蓋兼二器而有之或三足

而圜或四足而方考工甗註鄭玄

謂無底甗王安石則曰从甗从瓦

甗獻其氣甗能受之然後知甗

無底者所以言其上甗獻氣者

所以言其下也說文止訓為甗蓋

舉其具體言之耳商有父己甗

云之周有重花雷紋甗云漢有

偃耳甗皆銅為之方言梁謂甗

為鈔鈔字从金既从金則甗未

必皆如考工為陶器也據此說

舊註汎訓無底甗誤以上正字通

為鈔鈔字从金既从金則甌未  
必皆如考工為陶器也據此說  
舊註沈訓無底甌誤 以上正字通

甌 典音尋 說文大金也一曰鼎大  
上小下若甌田甌釋器甌謂之甌  
甌鈔也註涼州呼鈔揚子方言  
甌自關而東謂之甌或謂之甌

甌 典音甌 說文甌甌屬釋器甌謂  
之甌甌疏甌一名甌甌玉篇甌亦作甌  
通 側并切或曰甌甌甌甌屬異名  
同實

甌 典音歷 說文鼎屬實五穀斗  
二升曰甌釋器甌款足謂之甌  
註鼎曲脚也款闕也謂鼎足相去  
疎闕者名甌通 釋名甌塞也  
管上下使氣與穀不相亂也又重  
甌瓦甌受三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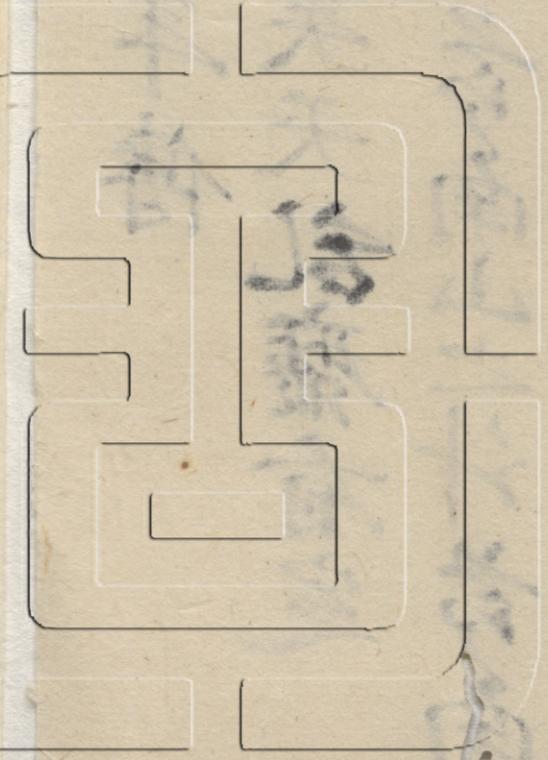
甌 通 說文鍍屬或作釜又量名  
考工記臬氏為量量之以為甌  
深尺內方尺而圓云々

六家

小篆

不

六家



六家

六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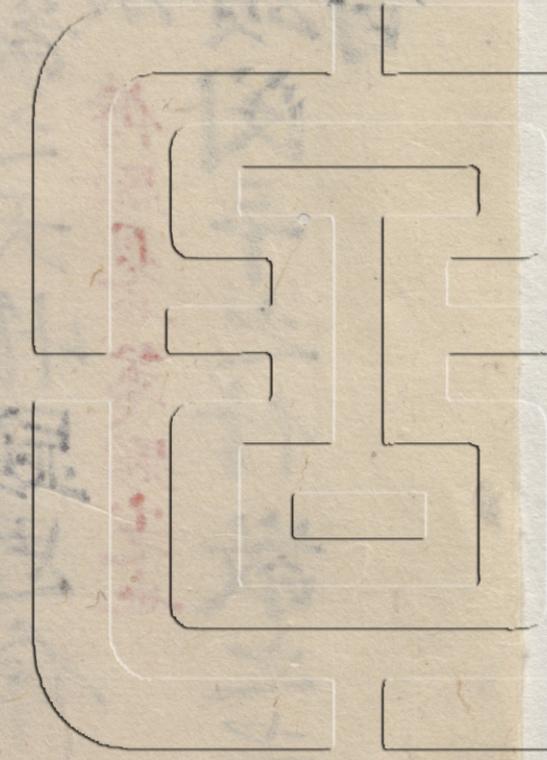
六家

六家

成五年傳

六家

六家



六家

六家

成七年傳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

小雅采芣南山之什芣芣南山  
之第六章

成六年傳

牛卜日曰牲 僖世一年

續無文也 春官巾車卿束夏

續註五采畫無琢疏言續  
者亦如續帛無文章并引  
此章

成四年傳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

易武 傳顯見也箋顯光也

周頌閔予之什敬之七章  
初句

論世以... 游裝有端

其中國... 其國

林... 吳... 晉...

成七年傳

還... 其... 其...

其... 其... 其...

成七年傳

三

乃通吳于晉

林先是吳人自安辟陋未嘗

與中國相通

偏尚之一 譚誤有說

命林奔去君命

隱能濟反 林力命反 稅音收

兩之一率 偏兩之一

以兩之一謂將二十五人也又

之率謂更將百人也言之

者婉句平允將一百二十五

人適吳也云云發是之兩

之一去處舍此尚之一故也

之之又之率方以匹臣所

將非唯有一兩也

姚氏云聘使未嘗將兵車

去今特將兵車亦方款

者吳戰陳故其常不同

戰陳 林陳 陸直觀反

林大蘇傳於西魏

會晉朝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成八年傳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林...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成八年傳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夫於人...

成八年傳

遊不作人 辨誤法云遊何通

夫作人斯有功績送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

林大獲許倅而歸

夫狡焉

辨誤省鏡

唯或思或繼

註林 莒當以此為戒

勇夫重閉

重直寵反又直勇反

林註匹夫之勇而且重閉以待暴客

請緩師

林請緩伐郟之師期

失信不立

林失信於君則無以自立

禮無加貨

林朝聘有贈賄之禮無有加貨况受賂乎

宣伯 林即僑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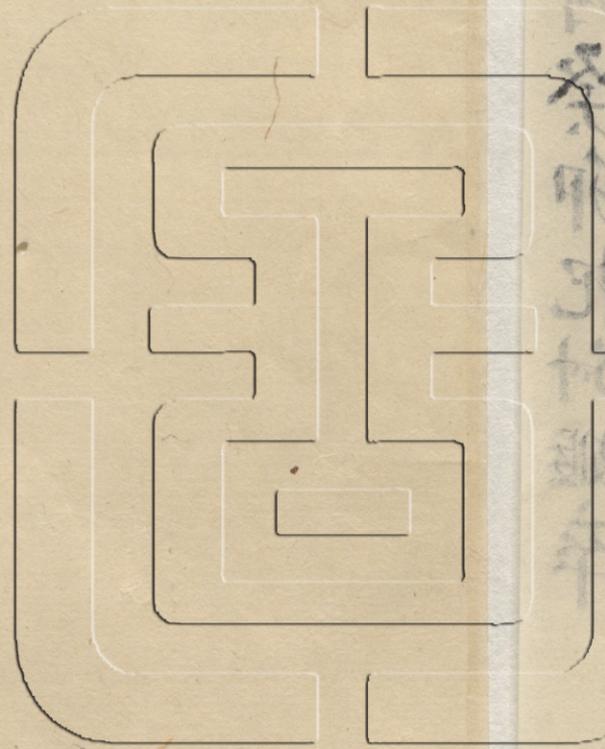
齊侯無野卒

林頃公卒子靈並公環立

真敬書女下湖林觀

成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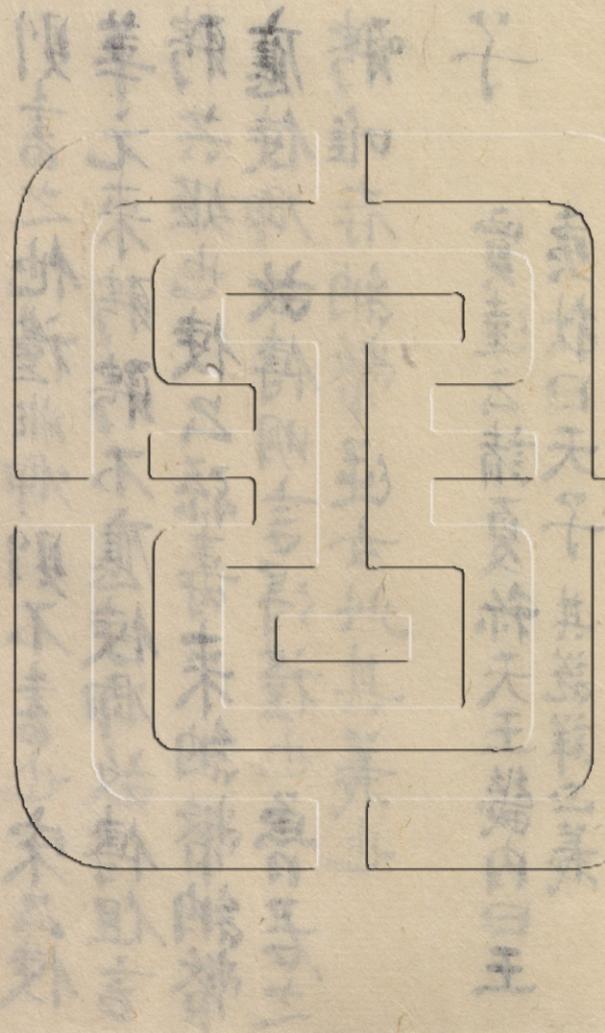
林送同林女下湖林觀



翻之心致致

封國三人... 成八年

天子



成八年

天子... 成八年

冬十月癸卯祀种姬卒  
林註同杜女歸林作女既

嘉靖註女下既作歸

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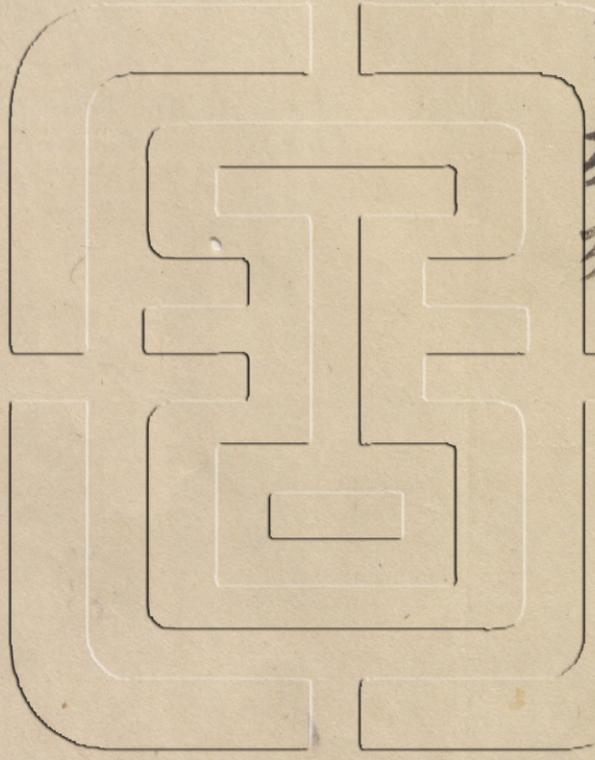
昏聘不使卿 三義釋例諸侯昏禮云  
以士昏禮準之不得唯止於納幣送  
女納幣送女二事皆必使卿行卿行  
則書之他禮非卿則不書也宋公使  
華元來聘聘不應使卿故傳但言  
聘共姬也使公孫壽來納幣納幣  
應使卿故傳明言得禮也魯君之  
昏聘唯存納幣送女此其義也

天子

賈逵云諸夏稱天王畿內曰王  
夷狄曰天子 其說詳三義

注

國三人 三義 莊十九年公羊傳曰  
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  
媵之以姪嫁





柔服而伐貳

林懷柔諸侯之服從者討伐諸侯之攜

貳者

德之次也

林言此數者雖不可比於備德抑亦德之次也

抑無私也

林明至誠不私於君也

歸而俘

林而汝也我歸汝之俘囚

入郟

林郟亦言邑楚遂乘勝入郟

決辰

正義周禮縣治象決日而斂之謂

周甲癸十日此言決辰謂周子

亥十二辰

蘇林 魏文 林晉九

蘇林 魏文 林晉九

獲

林晉九 年 文 晉 魏 文 林 晉 九

晉 魏 文 林 晉 九

今來魏文 林晉九

魏文 林晉九

林晉九 年 文 晉 魏 文 林 晉 九

八 年 魏 文 林 晉 九

珠

十 夜 魏 文 林 晉 九

林 秦 魏 文 林 晉 九

秦 入 白 珠

林 晉 九 年 文 晉 魏 文 林 晉 九

之 魏 文 林 晉 九

成 九 年 傳 林 晉 九

蒯 苦怪反正義蒯共管連而管  
之類云云並可代絲麻之之故云無  
棄木也

林管蒯皆草之可為粗用者

秦人白狄

林秦桓公借白狄伐晉

卜郊 僖三十一年傳云禮不卜常

祀

八年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正義  
引此章云齊人來媵何以無貶  
刺之文鄭笺云齊是大國  
今來媵我得之為榮不得貶也

晉侯獯卒

獯乃侯反

林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

鄭

糴徒弔反 林調去

茂扶慶反 林音吠

漢書卷五十五

卷五十五

無名氏撰

元不美以字一平

其入器不以氣自為

林意也

元不美以字一平

我執一人焉林我執成公只是一人

州蒲本或作州蒲

夢大厲

正義云即位以來唯有殺逆目逆括故知是趙氏之先祖云晉語云括之祖之明是也服虔又以為之明之鬼允為疫癘之鬼皆妖邪之氣未必真是彼人故杜不復指斥

膺林膺有也以手搏有

帝林主寧謂之帝鬼言我已得請于

天帝矣

懼傷我絕句焉徐於虔反一讀如

字屬上句絕句

焉逃之林安所逃避之

不食新矣

詳注云食新泛言豈必新麥於下又以此言新麥且

膏膏

傳遜云心下有微脂為膏鬲上者薄膜為膏也

盲徐音荒說文云心下鬲上也林音忙

林忙一本作荒

攻之不可林攻厥矣也言不可以火攻

厚為之禮林餞送之禮

饋人為之為如字

饋人為之召來田巫

右林注

為去聲饋麥之人為祭召來田之巫

忠為令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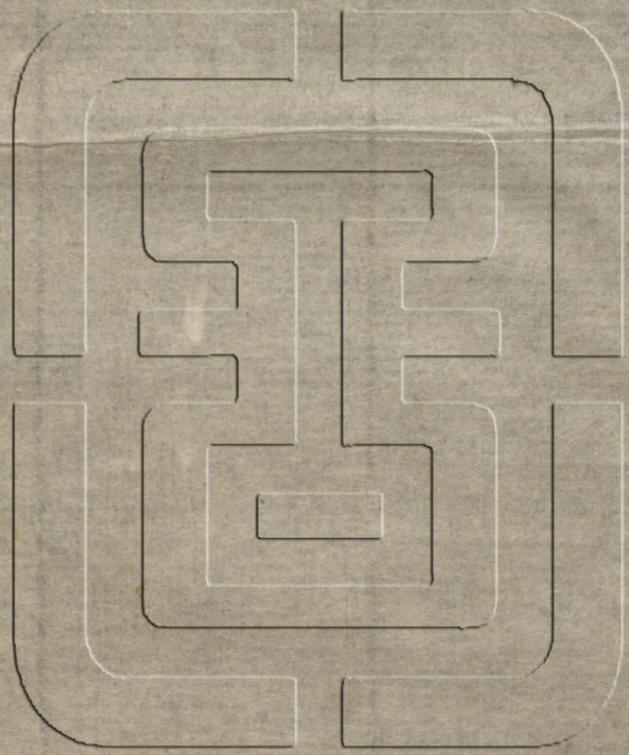
林盡忠於君實為美德若用

非其人猶不以為可見殺何

况不美之卒乎

辨誤陸云非其人蓋謂申

諸侯莫在林諸侯莫在送葬之列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杜氏

盡十八年

甲子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無傳賊誌國復二十

楚乎圍鄭

前年盟辰陵而

又徵事晉故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扶必友

晉師敗績成晉上軍

書戰邲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鄭地晉人宋人衛人曹人

同盟于清丘

晉衛虜盟故大夫稱人宋華叔

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

徵古堯反典要也求也

注十二年傳宋高弒因  
之字游群之子奔蕭  
注宋邑傳又曰蕭叔  
大心殺子游于宋立桓  
公注叔蕭大夫名也三  
年經蕭叔朝公注附  
庸國此正義云平宋亂  
立桓公宋人素之以蕭  
邑封叔為附庸廿三年  
朝公是其事也  
戊寅傳師人多寒正

義者是十月則令之九月未是寒時當月是而日蒸也

晉衛不信乃在盟後非是盟之時未有不信之狀在後違約不可豫知而亦非責椒者君子結文當擇善而從之所與不善必將敗德椒與不信約盟則是不信之黨雖獨守信兵亦敗之戒後之人使擇善也

雜記上宮臨注其實為哭耳。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正義引之。碑婢支反。

僻音計反倪立計反。典僻倪城上女牆也。正義碑城上女牆俾倪者看視之名。碑堞俾倪程牆。程垣女牆皆一物也。說文堞城上女垣也。廣雅碑倪女牆也。釋名城上垣曰碑。於其孔中俾倪非常亦言俾益也。與垣堞女牆也。用前眼以窺望城下因名亦作僻倪亦作牌倪。○信陵君傳侯生下見其客未亥俾倪正義曰不正視也。曲禮之儀。俾倪表視貌。與垣堞音通。義別通作牌倪。又垣堞女牆也。與碑俾倪同。又牌倪與垣堞並通。言其表孔中牌倪非常也。引釋名之文。

三月克之正義六月晉師救鄭云至六月而晉人不聞以此知三月非季春也。牽羊評牽羊以近楚示執臣僕之禮也。評說者俾虜鄭氏使之居大江之南以充實海濱無人之地。林楚國土地多在江南。評說者劉截鄭地以多賜於諸侯之國。林云賜楚之諸侯評使鄭民男為楚臣女為楚妾。

相公厲王子宣王弟宣王始封鄭幽王以為司徒武公相公子犬戎殺幽王兵殺相公鄭人共立武公信共四年鄭有厲宣之親正義引之。隱三年武公在平王卿士正義相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夷於九縣注願得比

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宋師伐陳衛人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救陳背清丘。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此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宋師伐陳衛人丘衛地在今濮陽縣東南。

救陳背清丘。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此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

三月克之。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牽羊示服。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為臣僕。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有盟誓之徵福於厲宣相武不泯其社稷。玉鄭之好。自出也。鄭相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泯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入自皇門至于達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

牽羊示服。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為臣僕。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有盟誓之徵福於厲宣相武不泯其社稷。玉鄭之好。自出也。鄭相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泯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

幾音集

厄烏黃反  
質音致

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

入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

許之平退一舍潘雀入盟子良出質潘雀在楚大夫子

伯良鄭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

先穀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

八年代趙盾為將郤克佐之郤缺之子趙

朔將下軍代欒欒書佐之欒盾之子趙括趙

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鞏朔韓穿為

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

兄嬰韓厥為司馬韓厥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

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

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隨武子曰善武子會

聞用師觀釁而動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禮楚君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

評救鄭已無所及若  
其楚戰是徒勦殺  
丑可民也  
勦初交反 典引此章  
詳如侯楚兵歸然後  
勦兵伐鄭猶未晚也  
響勢許斬及服云間也  
相八年注云瑕隙也  
正義此舉六事之目下  
文歷說楚不易六事  
以克之  
林怒其有貳心而伐之  
哀其卑以下人而救之

巖徒木友林無有怨  
嗚呼巖於其君者

評尸楚陣名也

外語四民處士工商  
農正義引之此無士而  
有賈者此武子意言  
舉兵動衆西者不敗  
其業發兵則以士位  
征故不云士而云商賈  
為二行曰商賈皆賈雖  
同是賈賈而行坐異  
業發兵征伐四者悉  
皆不與故揔云不數  
其業也

釋詰令善也釋言平  
正也正義引之用善人  
正此官也

蹋徒臘反曲踐也履  
也又作蹋引此註  
釋言茅明也注引章  
疏舍人曰茅昧之明也  
正義引之被疎亦引此注  
織申志及曲引此注  
曰謂以旌旗為表也  
權音奉曲權謀引此章

物吉政及曲健也堅也道也引此章

評百官各象其所建  
之旗物而行動軍之  
政令不特飭戒而自備  
具○周禮大司馬凡旌  
旗有軍旅者畫異物  
無者帛而已正義引之  
勅典蓋力切誠也引易  
噬嗑

正義唯賢是任不以  
親以舊  
評於同姓則選親族  
之賢者而用之於異姓  
則選故舊之賢者而用之  
舍評舍其勞疲○服十  
三才傳地舍寬民又施  
舍不倦注施舍猶言布  
德也施也其引此章為義

不計勞正義有加增  
且慮不論有勞與無勞  
林物也皆有服以章明  
義義屬常尊貴屬  
等威於賤互相發明耳  
評衰物者可兼并  
之昏昧者可攻討之

陳計徵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  
讟也

政有經矣經常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  
武王始更為此陳

法遂以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日

卒車事不奸矣奸犯為敦為宰擇楚國之令  
日

典宰令尹為軍行右轅左追蔭在車之左者  
挾轅為戰備

在左者追求其蔭為宿備傳曰令尹前茅慮  
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

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侯闕伏皆持以絳  
及白為幡見駟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

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中權後勁中軍制謀  
日時楚以茅為旌識後以精兵

為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  
戒勅令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  
於舊立親疏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

賜老則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君子小人  
不計勞以惠舍不勞役

物有服章尊卑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威儀有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

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昧昏亂子姑整軍而

左氏十一

儉七口一又 彘文 存傷也 典 慢 日勿也

尚書仲虺之詩兼  
弱攻昧取亂侮亡  
傳有亡形則侮之  
言正義

之元季傳薛寧曰薛  
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  
夏車正奚仲遷于邳  
仲虺居薛以為湯九相  
約章略反典與酌通

周頌作酌序曰吉成大  
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  
養天下也傳養取也  
老曰音旨正義上致聲  
相近故為致也武詩者  
定亦功傳老曰致也典英  
引此章為義

周頌武序武姜大武也  
競正義疆也箋疆也  
詩意言無疆乎唯武  
王之功業此引武詩承  
兼弱攻昧之下故杜以  
傳意解之云正義

疆居良反典竟界也

帥所類及下注及有  
帥九帥三帥同

正義謂一軍之內將佐  
分之各有所帥

臧子即反典善也  
王弼云失律而臧何  
異於否

正義軍師之去當須以  
注若不善則致其凶  
既引易文以人使律令  
者師去乃以律使人則  
不臧之凶 林不以  
律則雖臧善猶凶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  
凶也

齊語四同志未予子白  
坎勞也水也衆也軍  
昭三言勿以坤為衆以

經武乎也姑且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

於鏢王師遵養時晦武王能遵天之

而後取之者昧也致武曰無競惟

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

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

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功也今失諸侯不可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

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非文命

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

中軍佐濟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始哉

荀首周易有之在師之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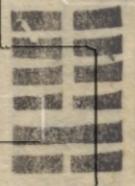
允下坤上臨師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

辭律法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彙子逆命

不臧衆散為弱為兌兌柔弱川壅為澤川今

變為兌兌為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

坎為水水亦衆之類故云說卦坎為水為溝洫兌為澤為少女正義曰之故為柔物



正義秋言坎律銓也  
樊光曰坎卦水也水性  
平律可銓亦平也

正義竭是水涸之名  
坎為水為法水之竭  
之法之敗故竭敗也  
正義哀九字傳如川  
之備不可竭也水當  
盈川而以壅故竭  
大於表反正義大  
竭是壅塞之義  
典於兆反屈也

正義秋言訓尸為王

不無事矣評不可謂  
不勞矣  
捷曲也勝也成也

法從人坎為法象今為散則散為  
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  
故曰律否

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天且不

整所以凶也水遇大塞不得不行之謂臨水

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

謂矣譬彘子之違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此

禍雖免而歸必有天咎殺先穀傳韓獻子謂

栢子獻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

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

重不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失屬彘事之不

捷惡有所分也捷成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

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師遂濟楚子北師

次於郟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

子重將左子及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及

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奢之

祖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

南轅評汝遂歸也

懷皮區反世恨也庚也

評楚子圍伍參之言而病之

教五方反鄙苦交反

林以社稷危亡之故不得已也

楚莊王信三才大創我伐其東南庸人帥羣卒以叛楚師叔謀之東駒分為二隊以伐庸遂滅庸討曲說文治也訂此章叙詰于日也評与吁心嗟嘆而言也詩于嗟麟不易以鼓反評謂斯民生理之難倣效自反曲戒也引大禹謨兵此章

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

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軍前大旗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

佐先穀剛懷不仁未肯用命懷恨其二帥者

專行不獲故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

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鄙之間京陽

東北有管城敖鄙二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

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

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

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

詩之樂武子曰武子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

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詩治于民生之

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日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倣之軍實于勝之不

正義以荆竹鐵門謂之  
軍門也下各亦以荆  
竹編車故謂軍路  
為柴車方言云楚  
謂凡人不與衣破醜  
敵為藍縷謂敵衣  
破縷云言其縷  
破縷之然  
箴章全三曲規戒也  
玉海箴者諫誨之辭  
若箴之療疾故名箴  
評作箴以訓其民  
不可謂騎林楚能如  
此不可謂之驟勝而驕

景副車曰貳廣車  
名春官車僕注廣車  
兵車也橫陳之車也

正義兩廣之別各有  
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  
之外復有十五乘之  
偏兵二十五人之兩既  
言一卒又云卒偏之  
兩言卒之者成辭  
婉句耳

正義左廣鷄鳴初駕  
當其夜正義若令宿  
直徒持更也  
其夜一作其次

來歸我往淫楚  
評皇成之說不可後也  
俟曲音仕待也  
在官不俟履  
君命召不俟駕  
各指彘子

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蚘冑

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蚘冑皆楚之先君  
筭路柴車藍縷敵衣言

此二君勤歲之日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

謂驕箴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

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

老不德謂之以力爭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  
諸侯徵要也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  
百人為一卒二十五人為

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右廣初  
用舊備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

其夜內官近官  
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

鄭之良也師救楚之崇也師救潘厓為  
楚人所崇貴師救

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

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

從彘子得屬  
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  
子也原

趙向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  
欒伯武子實

正義左廣鷄鳴初駕當其夜正義若令宿直徒持更也其夜一作其次

因凶評謂穆王之喪  
成王四十六年太子商臣  
圍王自立是為穆王十  
二年卒子莊王伯也  
大飢厲庸八年伐陸渾九  
年右教氏為亂儲之十三  
年滅舒蓼  
出入評常注未於伐鄭  
之役○評出入為句以此  
行也屬下  
淹美廉切秋註淹留  
久之也

鄭文侯本紀世家不見  
率也道也循也  
弟物檢反典面泛曰  
論語憲問之注堂使之言  
評楚以大國之君親至鄭  
國是有迹於鄭也今晉君  
使我群臣遷其迹而去之

致師典音蹟挑戰曰  
致師引此章  
單音丹典一也隻也信  
後侯耿恭傳以軍兵固  
守孤城  
挑投了反典弄也項羽  
紀願以侯王挑戰決雌  
雄佳攝燒敵求戰古謂  
之致師○自馬環人堂致  
師致其必戰之志正義  
以之及曰挑彼晉師故言  
以致晉師也  
摩末多反典迫也  
正義兵車自非元帥皆  
射者乃在中央樂  
伯居左故稱左也  
策側留反典好於前也

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行能

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

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

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

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

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

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者敢拜

君命之辱辱疑字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

行人失辭言誤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

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字又使

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楚許伯

御樂伯攝救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

晉之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左車

也摩近也左也敢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

也掉正也攝救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示間暇正義兩師掉正皆無明訓服虔亦云相傳為然也

此章儀禮御以備最正義打子

角與競也又通作確  
謂競勝負也

林樂伯天盡僅存其二  
糜亡悲交典鹿屬上  
林賦注似水牛

周禮獸人冬獻狼夏  
獻麋

林晉止不復逐楚三  
子既免  
錡魚綺及驪尸周友

糜

林請召楚為盟

評子皆有恨於晉者  
今使之往必怒楚師也  
憾胡暗反與恨也

評又不能成其和好

折哉執得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

角不能進矢一而已糜與於前射麋麗龜麗若

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

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

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

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驪子欲為公族大夫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

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勞澤見六麋射一糜

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

獻於從者勞澤在勞陽縣東新殺為鮮見六得言其不知楚叔黨命

去之叔黨潘黨之子趙旃求瑯未得旃趙子且怒於

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

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弗

備必敗魏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

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

林楚公卒武進兵  
乘我不備

林君行師從

覆扶又反隱九年  
杜云覆伏兵也無  
將子匠反典將之也

說舒銳反典音稅  
引此章曰與稅駕之  
稅同李斯傳稅駕  
注猶解駕言休息也  
舍典息也止也釋也

更音庚迭直結反  
更迭代也

搏音博典索持也  
林生搏趙旃

林蓋得趙旃之甲裙  
軌從溫反正義眼度  
戰車屯守之車也  
詳望見車來塵起

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

也登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

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

徹也敬言也徹去彘子不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

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故上軍不敗

趙則女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

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至於楚軍人

雖俱受命而行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

之布席坐示楚子為乘廣二十乘分為左右

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左則受之日

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

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乙卯王乘左廣

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

甲裳下日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

逆之軫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

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



戶典侯古切又止也  
引此章兵前僕王蓋獲

其其器也典毒也  
定四子其器間王蓋佳毒  
也又教也引此傳兵西  
京賦人其之謀辯辯  
說文引此傳作卑云  
舉也

高古榮反服云橫木  
投輪間曰車前橫木  
西京賦旗不脫扁薛  
綜云扁所以止旗也典  
外閉闕木又引此傳曰  
車上橫木所以約車上  
之兵器正義杜馬之末  
其名曰扁則扁是橫木  
之名隊坑則橫木有  
礙故不能進

帆凡帆反正義帆是  
扁風之名今人船上  
張布以鄣風名之曰  
帆

差於責反典較也  
林趙稱自以他馬駕  
車而歸馬鈍車遲  
故遇楚不能疾馳而去  
各評於音龍留本亦作怪

林逢大夫晉人其各逢氏  
林逢大夫怒其子  
肅命使其二子下車  
指木而謂之曰止汝尸  
於此木

綏典車中把也景曰  
登車索也  
正義獲者被殺之名  
登於耕反

還音環  
厨直誅反

房典引此章曰前室  
林李帥求子而來反  
愛楊柳之葉何也  
董澤其地多出楊  
柳取之可勝盡乎  
典儀禮既多御以蒲葉  
勝音汁拳也

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

以終戶止也軍中易自是楚之乘廣先左

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甚之

乃出還便旋不進師大旗也拔顧曰吾不如

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

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弃車而走林逢

大夫與其二子乘途謂其二子無顧不欲是

顧曰趙使在後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

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

皆重獲在木下凡弟累楚熊負羈囚知罃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

廚武子御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

每射抽矢敢納諸廚子之房抽擢也敢好廚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以為箭董澤

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知季

左氏十一

十三

知季

正義我不以好新射楚貴人之子而贊之吾為此計者不可用惡前苟且為射故也

正義輜重載物之車也說文云輜一名輶前後敵也故前後以載物謂之輜車載物必重謂之重車人挽以行謂之輶輶輜重載一物也載器物糧食常在軍後音側具反與則持切所謂庫車也京典居卿切大也

正義曰國語曰此云周文之頃曰則周公所作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武王之車載典音再又則也戰側之反與藏兵也書不曰乃反與弓衣也韜他刀反盛弓天之衣也

正義詩之為逐相傳為此訓也典音四舞典肆類上帝傳逐也武序云奏大武也老音音音典通作底其三來貞之篇也其六相之篇也屢力住反數所角反時適清廟之什茅八武臣王之什茅十相國予小子之什茅八賚茅九也

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

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于穀

臣囚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

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

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

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又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

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

我祖惟求定

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其六

曰綏萬邦屢豐年

夫武林禁暴戢兵

此詩周頌時邁之篇序云巡守吉祭榮望也

正義曰國語曰此云周文之頃曰則周公所作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武王之車

載典音再又則也戰側之反與藏兵也書不曰乃反與弓衣也韜他刀反盛弓天之衣也

正義詩之為逐相傳為此訓也典音四舞典肆類上帝傳逐也武序云奏大武也老音音音典通作底其三來貞之篇也其六相之篇也屢力住反數所角反

時適清廟之什茅八武臣王之什茅十相國予小子之什茅八賚茅九也

正義曰國語曰此云周文之頃曰則周公所作傳言克商作頌者包下三篇皆武王之車

載典音再又則也戰側之反與藏兵也書不曰乃反與弓衣也韜他刀反盛弓天之衣也

正義詩之為逐相傳為此訓也典音四舞典肆類上帝傳逐也武序云奏大武也老音音音典通作底其三來貞之篇也其六相之篇也屢力住反數所角反

時適清廟之什茅八武臣王之什茅十相國予小子之什茅八賚茅九也

暴誦卜反或作曝  
評今我二戰而使晉  
楚之民暴骨于野  
暴天評如字是  
不能禁暴也  
評亦人以兵使諸侯  
畏之  
林晉雖敗而尚在  
必求求報  
用兵則四民失業

幾微也繫評動之  
微吉之光見者也  
又殆也从茲从  
成成兵守也 財  
茲而兵守者危也亦  
推幾危註危猶殆  
林以人之危為己利  
以人之亂而為己安  
曾子向古者師行必  
以遷廟主行乎孔子  
曰天子巡守以遷廟  
主行載于齊向車義

評今晉非不敬而得  
罪於楚者彼晉民  
之死者皆盡忠以用  
其君命者也  
祀于河評楚子乃致  
祭於河神

四月之篇第二章  
序云大夫刺王也

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

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

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

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

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

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賤

兵動則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

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

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

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

食小今罪無所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

事而還傳言楚莊有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

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

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

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

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

林亂憂之病歸於特  
亂以為利者也

傳八年註食楚  
軍穀三日

林獸之窮困者猶  
思死國况子玉為  
楚國之相豈肯敗  
而不圖乎

評士貞子言城濮  
之戰晉已勝楚而  
子玉之死是晉又  
勝楚也  
林令鄭之役天其  
或者以此一敗大  
發言戒於晉

正義孝經有此二句  
進孔云進見於君  
林注進諫於君  
退孔云退還所職  
林退食於公則思  
補君之過正義或  
施之於君則稱進內  
省其身則稱退盡  
忠者盡己之心以進  
獻於君補過者內  
脩己心以補君愆夫  
故以盡忠為進補  
過為退耳  
林在王受二子故謂  
蕭人勿殺  
蕭人勿殺  
蕭潰正義實未  
潰史以實言之意  
故言潰知者下云  
明日蕭潰是也

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歸於

怙亂者也夫特亂則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

鄭秋晉師歸栢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

諫曰不可貞子士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

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

憂而喜乎言憂喜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

也歇盡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

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曰莫余毒也已是

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

王也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又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言晉景所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

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

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

林楚申縣平

傳音附典近也又至也

魏去六反 鞠起弓反典本作營 亦作莠

謬靡切切狂者之妄言也誤也欺也亂也詖也差也典 目典又視也九注視曰目之 智鳥九反廢井也井無水也 極蒸上声救也助也援也典

經直結反正義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表無社令結茅為經置於井上己音經音音以正義又恐無社錯應他人更教之云若號哭向井則是我之己身已展叔自謂也應應對之應號戶刀反

楚伐宋在明年

約於妙反又如字

丑

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

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續續也言說以忘寒遂傳於蕭還

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救展還無社蕭大夫

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來麴乎曰無

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

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釋語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

曰目於晉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

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

應以為信明白蕭潰申救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

而出之號哭也傳言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

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曰恤病討貳於是卿

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代陳衛救之不討貳也

宋為盟故伐陳陳貳於衛人救之孔達曰先

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

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

經直結反正義但廢井必多不可知處故表無社令結茅為經置於井上己音經音音以正義又恐無社錯

唯宋可以免焉正義曰  
意在責諸國耳又曰  
見諸國皆合責也前  
年經正義曰宋不違盟  
而亦與宋卿者彼晉衛  
曹並皆偽妄華椒承群  
偽之言以謀其國致使宋  
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  
楚人討之伐陳怒楚是  
被伐無救宋雖有守信  
之善而椒猶不免譏者  
為諸國失信而累及椒  
也  
累劣偽反與緣坐也

評晉使者言衛若無所  
歸罪以解說於晉  
林而故也言將加汝以  
兵評將以兵加汝也  
說如字又音悅  
以說音悅又如字  
亢  
罪我之由林由我救陳  
以得罪于晉  
亢  
林我則執衛國之政  
禦宋救陳以致大國  
之討將以誰而任其罪  
我則以死謝晉  
亢若浪反典又強也故  
也又無所早屈曰亢

丙寅

無傳為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似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晉昔恃晉而不事齊故

也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

清立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

以恤宋而經同貳宋大夫傳熾華椒秋赤狄

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原

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

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

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甚故曰惡之來也清立之盟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尋清立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

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

以我說欲自殺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元太

國之討將以誰任宋討陳也謂禦我則死之明

年殺孔評我東衛國之政今晉討衛罪而我引罪自殺是亢晉也我為執政而不任其罪將歸罪於誰乎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昔盟于大國罪

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晉侯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傳無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

免以殺告故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

臣達構我敵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殺諸

大夫亦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

女妻使復其位襲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

晉敗於邲鄭逐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中行

正義釋詁以平爲成則成亦平也劉炫以爲云復室其子謂復以室家還其子正義男子謂妻爲室則室者對夫之言云今若以孔達之妻而還其子便則以母還子不復云復室其子

林治兵示鄭人以整使鄭自謀而來服晉鄭人見晉脩德故恐懼

林使申舟過宋無用借道之禮

惡烏路反

聾力工反

女音汝

見賢遍反

林以不惜道故宋止之

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傳無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

免以殺告故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

臣達構我敵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殺諸

大夫亦衛人以爲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故以

女妻使復其位襲位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

晉敗於邲鄭逐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中行

鄭逐屬楚

栢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

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一年子良質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

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有讓

禮國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

無亦使公乎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

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

聾昭明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

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及宋宋人止

室直結反  
林皆言其速也

樂音洛林歸父與  
相子言魯國可樂

受我謂思高位於魯  
既思高位必貪貪必  
計謀既謀去他人他  
人亦謀去己

莊廿二年陳侯使周  
史筮之云庭實旅  
百註諸侯朝王陳贊  
幣之象○辨誤劉炫  
曰莊廿二年庭實旅百  
社云諸侯朝王陳贊幣  
之象則此聘而獻物亦  
實百品于庭非謂主  
人也正義引之作非獨  
主人也  
於是有人容貌云正義  
曰皆主人之事云云加  
貨謂好貨加增於常  
劉炫曰仲孫勸君行聘  
惟當論聘之美保不  
宜言主之禮備豈慮  
楚不見報而言此乎  
傳遜云此言為至當  
正義引之曰今知劉說  
非者傳廿二年楚子入  
宣于鄭庭實旅百如

之華元日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

以我此其邊鄙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

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也袂振

也屨及於室皇室皇寢劍及於寢門之外車

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

父會齊侯于穀見晏相子與之言魯樂相子

告高宣字相子晏嬰父曰子家其亡乎懷於

魯矣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

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為二十八年歸孟獻

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

獻物物玉帛於是有人庭實旅百主人亦設

庭以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於是有人容貌

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采章

稱讚也加貨命有幣帛也嘉淑令辭

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全楚在宋君其

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

傳楚子傳

叔而有加貨故知加貨

卯丁

踏音路

釋例大臣相殺死者無罪則兩稱名氏以示殺者之罪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若死者有罪不稱殺者名氏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穀梁傳不言其兩相殺也言兩臣下自相殺非君殺自不得言其大夫也

稅始錢反 蠲悅全反劉歆云蚘蚘子也董仲舒云蚘子三義曰釋虫云蠲蠲負蠲在蠲蠲蠲李巡云皆少別蝗子異方之詩也釋虫又云上云秋蚘蚘而土于於地至冬其子復生遇寒而死故不成火

林未可以人力共之爭 度持洛反

藪去声口反鄭玄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是藪者澤之小水之名也云藪雖澤類傳文其山相連藪是章木積聚之處也山迫澤皆得稱藪也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

宋人及楚人平 平者怒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 六月癸卯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赤狄之別種氏國

故稱氏子爵也 秦人伐晉 無傳 王札子殺召伯

毛伯 殺者名兩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

札秋螽 無傳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傳無婁杞邑

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

遂以為常 冬蠃生 蠃子以冬生遇寒饑風雨故不為常而死故不成蠃不和

五稼 三義傳稱凡物不為災不書此不為災而書之者傳云幸之也此年既飢若使蠃早生更為民害則不書其困甚矣喜其冬生以為國家之幸故喜而書之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終前宋

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

不可 伯宗晉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

腹 言非 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

天乎諺曰高下在心 度時川澤納汗濁山

藪藏疾 山之有林藪 瑾瑜匿瑕 匿亦藏也雖

或居藏 國君舍垢 天之之道也 晉侯耻不救宋故伯

宋之等皆是人特賓之物禮傳賓之禮主無加貨之文故杜為此解

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十四年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

為于偽反  
解音蟹  
降戶江反

林使人共解揚言  
而數之  
櫓音魯  
女音汝

林以臣之信載君之  
義而行是為國家  
無疆之利

不知命也林是不  
知制命之義也

賈于敏反  
隊直類反

林不辱君命以死  
且能食其天祿也

林義其言舍解揚不  
殺以解揚歸于楚

林君前曰名故名  
其父曰無畏

宗為說小惡不君其待之待楚乃止使解揚

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

而獻諸楚楚字厚賂之使反其言不救不

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

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奔

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

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

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信

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

以出有死無實賈廢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成其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

臣已不下臣獲考考成死又何求楚乎舍之

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申犀

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

命王奔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申救時

僕也日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於宋

分兵歸田示無宋久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及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其法且

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謂者守門者舍

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

通白敵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雖然城

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及懼與之盟而告王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

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潞子嬰兒之

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

潞子之日酆舒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

可酆舒有三僇才僇絕異也言有不如待後

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

補焉不祀一也蒼酒二也弃仲章而奪黎氏

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

守子又反  
將子匪反  
道音導  
析思歷反  
嚴戶皆反本又作骨  
云羊傳作嚴何休註  
云嚴骨也  
繫七亂反  
楚死姆世反  
林若楚退一舍之地  
以禮我則唯楚國之  
命是聽子及既為質  
叔又聞其辭強故懼  
質音致

林嬰兒潞子名

鄧芳忠反

相息亮反

雋音俊  
林不如待後人無才  
而伐之

者市志反  
黎禮多反

林後之人有辨于器而反討之

林善惡易位故反德為禍

文反正疏服虔災云言人反正者皆多絕之道也林文字及其正別為多字

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

人而申固其命審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

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

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由用天反

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又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

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之文盡在狄矣晉

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

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卯從起鄆舒奔衛衛人

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

三人皆王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

王札卒立召襄襄召戴之子秋七月秦桓公伐晉

次于輔氏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

略取也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

師之野故別遣魏顆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

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獲

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

顯若景反漢扶又反顯音洛

嬖必計反

洵似俊反  
怡直吏反  
亢若浪反

躡涉吏反

亢

瓜古華反行以善反

垂息浪反

說音悅

夫音扶

君信之林君能信之

林此之謂有大明之德  
文王所以肇肇造周室  
不通用是道也

文王之篇第二章

施式致反林由其君  
之能施也

倅芳夫反  
不敬一本作而傲

予疾命顛曰必嫁是武子魏犢疾病則曰必

以為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

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元杜回元

也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

婦人之父也而女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

報上言傳舉此晉侯賞栢子狄臣千室亦賞士

伯以瓜衍之縣士伯上曰吾獲狄士子之功

也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栢子字岷之敗晉侯

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曰周書所謂庸庸祗

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也祗敬也

敬可士伯庸中行伯言中行君信之亦庸士

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適也

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賜也詩大雅言

賜天下故能載行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

使趙盾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

年原赦必有大咎劉康公王季子天奪之魄

財

災

辰戌

伯

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為初稅畝非禮也穀

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以豐財

也冬蠶生饑幸之也。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

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

留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夏成

周宣榭火。傳例曰日人火之也成周洛陽宣榭

屋。榭謂前秋郊伯姬來歸冬大有年。無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鐸辰。鐸辰不書三月獻狄俘。獻于晉侯請

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於是晉國之

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

也不善人速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居位

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

鐸待浴反

林晉景公請命于

宣王

正義天子大傳三云之

官也諸侯大傳孤卿之

官也周禮典命云

云之孤四命鄭衆

云九命上公得置官

孤卿一人春秋特晉為

霸王侯亦置孤卿文六

羊有大傅陽十大師

賈在則晉置置二孤

遠于萬反夫音扶

競居凌反本亦作矜

詩小雅小旻之終章

序云大夫刺幽王也

該音彥

正義人火造人而造人  
夫火而為害本其火  
之所未故指火體而謂  
之為火天火則自然而  
起不能本其火體故以  
其所害言之謂災  
天災故異其名春秋  
天災多矣唯此言火耳  
為于偽反難乃且反  
晉人復之林平人平  
王室而復之

相息亮反

殺尸交反三切肉為  
殺一乘之承反  
正義若公侯來朝王  
為設享則當有體薦  
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燕  
國語云則有房燕  
成十二年享以訓共儉  
宴以示慈惠共儉以  
行禮而慈惠以布政

折之設反

國語乃講聚三代之  
典禮於是修執秩以  
為晉法

巳巳

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

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郊伯姬

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

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

公周大夫殺烝烝外也升武子私問其故享

體薦而殺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證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

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宴

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

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

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

再與文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

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

食之無傳不書巳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傳冬十有

徵

一月壬午公弟叔胥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召也微會于齊微為斷

道齊頃公惟婦人使觀之會郤子登婦人笑於

房故笑之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

能涉河不復渡而東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

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樂京廬郤克之介

命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

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齊侯使高固晏弱蔡

朝南郭偃會上相子及斂孟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

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

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

偃于温執三子不書非卿苗晉皇使見晏栢

子于苗地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

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

先君皆如不逮言級也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

有貳志舉亦晉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

頃音傾 跛波可反 正義曰沈氏引穀梁 傳云晉郤克跛云 穀梁傳云本作郤克 郤克孫良夫跛與引之 廬音廬又力於反 跛與行不正也二曰足排 文足偏廢穀梁傳成 七年街孫良夫跛 晉治章昭註郤子跛 世家郤克偃魯使蹇

斂徐音廉一音力 斂反孟音于 卷音權一音居免反

林討諸侯之有貳 心者 林辭齊人使勿與盟

賁扶云反使所吏反

林昔者諸侯爭晉 先君皆級如是不 及今則皆言晉之 群臣待人不信 逮大討反級音急

沮在呂反

林若逃歸以絕晉君  
之好寧來曾而歸  
死於晉  
好呼報反為干偽反  
難乃且反  
林我若以好迎彼三子  
以緩懷諸侯來歸於  
我者  
以信齊沮正義使沮  
者之言信也

焉於度反  
拘九于反

林君行師送故新道  
盟歸稱晉師還

爨素協反

鮮息伐反

詩巧言之篇第三章  
臨市專反傳疾也  
社音耻

晉惡夫郤子之怒甚矣  
不逞於外  
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  
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  
內易勿外也  
身本又作焉直是  
反或音牛又反非也  
解音解此則見方言  
林庶幾可解難乎

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也沮止 日君不出必執

吾使故高乎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日若絕

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

彼齊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

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

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 而害來

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

逃去也傳言晉不能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

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日隨武 召文子曰爨

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 易者

實多易遷 詩日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

社亂庶遄已詩亦雅也遄速也 君子之喜怒

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

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

子逞其志庶有豸乎易解也欲使郤子 爾從

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 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林父在前以父為尊  
故稱之子父不在則以  
兄為尊故稱弟

或

午庚

冬公弟叔胗卒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  
在曰公子不在曰弟以兄弟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

此策書之通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  
或稱公子若嘉好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  
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所以篤親親  
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

無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傳例曰  
自外曰

戕邾大夫就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  
名吳楚之葬潛

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  
之夷蠻以懲求名之偽公孫歸父如晉冬十

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

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  
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  
書略之筮魯竟  
外故不言出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

齊侯會晉侯盟于緇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

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宗  
荀解綏故得逃夏公

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  
故懼而乞師于楚不

書微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自虐其君曰弑

緇才陵反質音致

正義弒者試也言臣  
下同候間隙試犯其  
君戰者殘也外人卒  
暴而來殘賊殺守也  
云云成者外人所殺為  
無防被守皆身君自  
招之縱使君或無道其  
惡不加外國公之於  
君之例也若戰死則書  
滅此語在國見殺耳

去聲呂反

適丁歷反

援于眷反夫音扶

自外曰戕戕我皆殺也所以別內外之名戕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

師成二十二年戰楚於是有蜀之役在成二十二年冬蜀魯地

師于室是楚於是有蜀之役在成二十二年冬蜀魯地

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

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

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宜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

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

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

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子自以歸父害已欲長者許請為子去之遂

遂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氏子家遷及笙子家歸

壇惟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惟介副既復

命祖括髮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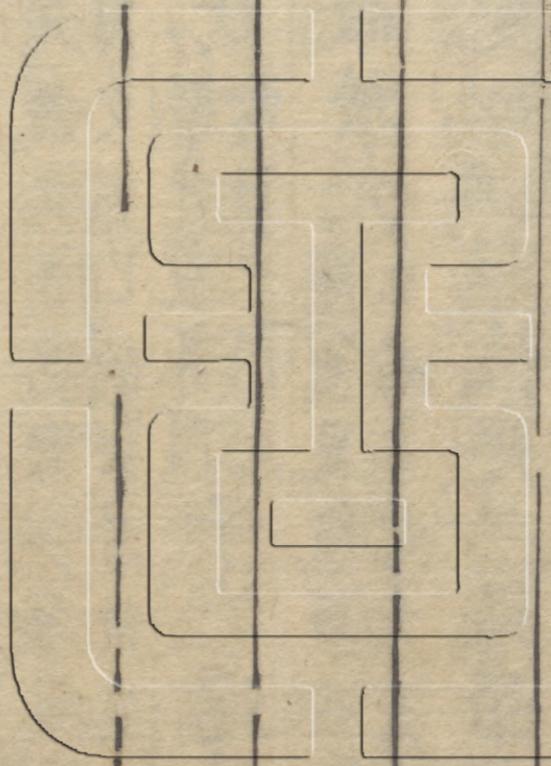
公薨故力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壇音善

介音善

故力

春秋經傳集解宣下第十一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  
禮法安民立政曰成

未辛

正義曰穀梁傳終時  
無冰則志此未終時  
而言無冰何也終無  
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云杜言今之十二  
月者見此意也  
九夫為井云小司  
法職文也司馬法云  
五有戎馬一匹三頭  
云然則杜之止也  
是司馬法文而獨以  
周禮冠之者以司馬  
祖述周禮其所謂者  
即是周禮言此是周  
之禮法耳不言周禮  
有此文也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杜氏

盡十年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二月辛酉葬我

君宣公

無傳

無冰

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一月

而無冰

書冬温

三月作

丘甲

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初稅畝

初者此備

初稅畝

初稅畝

初稅畝

初稅畝

初稅畝

初稅畝

初稅畝

初稅畝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

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地

茅戎戎別種也不言戰

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

郊音審

單音善

微古亮反要也

郊

茅戎已是我內之別  
徐吾又是茅戎之內  
聚落之名

校故以自敗為文不書敗地而書  
冬十月  
某戎明下為茅戎所敗書秋從告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  
平文十一年  
單襄公王卿

役詹嘉處瑕  
故謂之瑕嘉  
單襄公如晉拜成  
士謝晉為平

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  
康公王季子也戎  
平還欲要其無備

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  
叔服周背盟  
內史

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

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  
茅戎之

為齊難故作立甲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  
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

甲 作立 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  
與晉盟  
懼齊楚  
秋

王人來告敗  
解經所以  
冬臧宣叔令脩賦繕

治 治 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

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

齊楚同我也  
同共  
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逞

也為二一年齊  
侯伐我傳  
林乃可以解難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

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  
衛地

林衛書大夫帥師  
於是始

申壬

左氏行二

林書魯四卿各  
自為帥也自文之季  
年而無使介至是  
而無將佐魯三家  
之勢成矣

林楚屈完來盟于  
師存相云退師而後  
盟于後脩禮於楚  
也存侯使國佐如師  
晉卻克進師而後盟  
表裏不禮於存也天  
以存相之而不敵師  
四國之大夫救為之甚  
異戰戰之念也

林自屈完以來楚  
大夫皆無氏族而書  
云子自嬰存始始  
正義傳稱在禮卿  
不書公侯會公侯  
則賤之而稱人翟宗  
之盟是也

昔陳曰戰大崩日敗績四月  
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  
六月癸酉季孫行

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

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  
主之令上行於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

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  
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為卿故也鞏齊地 秋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表

婁穀梁曰鞏去齊五十里  
表婁去齊五十里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未同盟而庚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  
道據傳庚寅九月

七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  
不以好得故不言歸冬楚師鄭

師侵衛子重不書  
不親伐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

齊于蜀魯地  
公與大夫會不賤嬰齊  
者時有許蔡之君故丙申公及楚

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鄉傳曰卿不  
書麗盟也然則楚卿於是

始與中國準自此以下  
楚邾不書皆賤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部圍龍龍魯邑在泰  
山博縣西南

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  
門也龍人囚之

勝者各反  
周禮掌戮注勝謂  
去衣磔之義引之  
曰方言博勝也  
磔百反與張也同  
也對也別也刑也志  
師古謂張其尸也  
林親鼓士句三日句

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

而勝諸城上也勝磔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

龍遂南侵及巢立取龍侵巢立丘不衛侯使孫

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

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入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無以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

戰也夏有關文失新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

正義子者指斥孫  
子其言並告諸將  
言皆不對者孫子  
其甯相向禽皆不對  
又曰子國卿也乃專  
與孫子言耳

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

隕子厚矣隕見子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

且告車來甚衆新築人救孫桓子齊師乃

止次于鞫居鞫居地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柏

子相子是以免于奚字新既衛人賞之以邑

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繁

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惜也

正義平成也每事有利所以成就下民使國益民皆是利也林何以聚人曰財故利所以平民

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入器車服名

號君之所司也各以出信名位不愆信以守

器動不失信則器以藏禮車服所以禮以行

義尊卑有禮義以生利得其宜利以平民政

之大節也若以假入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

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栢子還於新築不入

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

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

命各自請郤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郤

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二僂有先君之明

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不中為請八百乘許之六萬郤克將中軍士

燮佗上軍范文子欒書將下軍代趙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

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入郤獻子

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

林韓厥將以軍斬人

聘他典反  
林不厚于敵邑  
車馬之賦  
詰起吉反

師如字一音  
所類反

築音條磔也又  
擔引此章  
傳遂曰室稱謂以擔  
訓築字義既遠又  
豈有以大將入敵  
國軍而擔負石者  
乎考前書古字  
築與磔通用蓋特  
其多力用大石築  
而碎之以投人也  
築會屑韻巨列切  
古人謂築擊  
者謂其凶  
暴若磔也磔會陌  
韻陟格切張也兩也  
築也別也  
賈音古典市也  
一曰坐賈售也

林郊克言我病  
甚矣欲退師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使使韓師從齊師于

華華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糜笄之下糜笄齊

侯使請戰曰予以君師辱於敵邑不腆敵賦

詰朝請見詰朝平且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

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敵邑之地大國謂齊敵

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

君地輿衆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

不復須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入

也築擔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入因釋已擊桑

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曰欲勇者

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已勇築門師陳于鞌郕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

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

不介馬而馳之介甲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

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曰余病矣張

子豈識之云云林言  
卻克豈識我下推  
車然卻克則誠  
病其  
林言三軍之耳目  
在吾將軍之旗鼓  
三軍皆視我以爲  
進退

三義以病絕句

林勸卻克勉力  
以與存戰

抱音浮鼓也本亦作梓

林統華不注之山  
允三通也  
國語註華齊  
地不注山名

從左右林蔡母張  
欲從左右而載  
三義說文云肘臂  
節也謂左  
右爲凶處  
故以肘排退之

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

輪朱啟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  
血色血久則

緩曰自始合

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

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

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  
集成也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掇甲執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接抱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  
卻克車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  
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已

曰且辟左右子輿韓  
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  
中  
代御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  
知戎禮射其

左越于車下越隙射其右斃于車中蔡母張

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蔡母張晉  
大夫寓寄也從左右

皆射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  
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

肘

定其右云云其  
者為下丑父與  
易位由厥之俯故  
不覺其易易恭毋  
張蓋助厥定右  
故並不見之

結戶卦反也止也  
有行礙也士

轉士產及字林  
云卧車也其同戰  
兵車又卧車戰又  
通作棧周春官  
中車士東棧車  
冬官與人棧車  
改命云義引周  
禮轉棧棧字異  
音義同耳

轉會音義同耳  
兵車此章集  
前本不作戰通棧  
引周禮中車詩注  
不草戰而漆之等  
一日竹木之車曰  
棧○戰會諫諍  
仕諫切卧車也又  
寢車集韻或作  
轉引此章徐說  
讀通作棧今人編  
竹木置木六謂之棧則棧車編竹為輿也

林敢告存君以己不  
敏欲攝存之官承其  
空云與存君俱還  
時君又代為存侯故  
諫使之下車往華  
泉取冰而飲諫使云  
因而走逸

棧扶廢反  
林執丑父獻于晉  
軍

呼曰林丑父叫呼  
而自言

難乃且反林丑父  
不以一死為難而求  
免其君

其右俯也右被射逢丑父與公易位君

處將及華泉驂結於木而止驂馬丑父寢於

轉中車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韓厥執

繫馬前繫馬絆也執之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進以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無令輿師墮入君地本假為二國救請不下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適屬且懼奔辟

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

蓋輔廠自處臣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

僕謙敬之飾言已不敏

攝承空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

本氏子二

七

其右俯也右被射逢丑父與公易位君

處將及華泉驂結於木而止驂馬丑父寢於

轉中車蛇出於其下以眩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韓厥執

繫馬前繫馬絆也執之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以進進以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

無令輿師墮入君地本假為二國救請不下

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適屬且懼奔辟

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

蓋輔廠自處臣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

僕謙敬之飾言已不敏

攝承空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

御佐車宛棧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韓厥獻

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

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八三出重其代已

續通作棧今人編竹木置木六謂之棧則棧車編竹為輿也

亦皆抽戈楯以愛  
冒齊侯入于衛師

辟音避一音扶赤  
反

軍求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

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皆有退心狄卒皆

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

故不敢害齊侯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

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辟女子使辟君

單還故婦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

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言餘人不乃奔走辟齊侯以為有禮

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

者予之石窳石窳邑名濟北廬晉師從齊師

入自立輿擊馬陘立輿馬陘齊侯使賓媚人

賂以紀嬴王磬與地媚人國佐也嬴王不可

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

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齊侯外祖

逮言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華東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

窮力救反

詩大雅生民之什既醉第五章

詩小雅谷風之什信南山首章

正義鄭詁云祝融能形顯天地之光明其後八姓昆吾夏伯禹大彭豷豷為商伯云伯者長也云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伯或作朝五伯或曰存相晉文宋襄秦穆楚莊莊詩卷七上商頌長發第四章序云長發大禘也

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

其毋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

令也詩曰孝孚不償求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之者又

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不以此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

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全吾子

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

是利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

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

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

焉備立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相晉文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今吾子求合諸侯

以逞無疆之欲疆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

道詩頌殷湯布政優和子實不優而奔百祿

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不然不見寡君之命

辭彙說文詁理也

徵曲古堯切要也  
求也

林若存幸而得勝  
云從晉求和而況不  
幸而又戰敗敢不唯  
晉之命是從

林同略之劉炫亦然愚  
謂杜說於背城借一  
意不屬果誤  
云義炫以爲有人請  
戰言救巨脰或有幸  
戰勝亦云從也虛稱  
未然之事軍建文勢上下尚異杜氏而規其過非也

林唯子則更欲何  
求於存

林存晉戰勝亦惟  
天意之所授  
豈必晉林豈必晉  
盛可以勝存

使臣則有辭矣曰予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畏君之震師徒撓

敗震動撓吾子惠徵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

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背城借一飲於城

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

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魯衛諫曰齊疾

我矣諫谷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觀我

亦得地齊歸而紓於難齊服則其榮多矣齊

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

帥賦興賦興猶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籍口

而復於寡君籍薦復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

聽禽鄭魯大夫歸會鄭自師逆公進公會晉師秋七月晉

師及齊國佐盟于麥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

田公會晉師于上鄆上鄆地闕公會賜三帥

左氏十二

覓經友

先路三命之服三帥卻克士燮樂書已嘗受

此車所建司馬司空輿帥候在亞旅皆受王先路之賜今改而歛新

命之服哥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侯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屨炭益車馬始用

殉燒蛤為炭以塞壙多重器備重棺椁有四

阿棺有翰四阿四注椁也翰旁君子謂華

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

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感謂文公

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若言何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殺弔焉哭

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衛人逆之

逆於門外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

門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此禮楚之討陳夏

氏也在宣十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

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

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周書

康誥

文主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

務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

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友欲取之巫臣曰是

不祥以也是天子蠻子蠻鄭羅公夏姬之兄親死無後殺御

叔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殺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子徵舒

出孔儀孔寧儀行父喪陳國楚滅陳何不祥如是人

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友乃止王以子連尹襄

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其子黑

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

歸使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必來

逆之三十五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

知營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

知營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營新佐中軍而善

鄭皇戌甚愛此子營也其必因鄭而歸王子

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

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

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戶吾不反矣

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

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

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一家申叔跪從其父

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

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

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

聘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

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

邢大夫邢晉邑子友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王

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適矣其為吾先君謀也

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

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許不若無益於

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晉

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夫音扶會馮無切  
語已錄論語吾已矣  
夫抑宗元曰疑辭也  
彙助諸辭又疑辭

武子<sup>ハ</sup>會<sup>ニ</sup>對<sup>テ</sup>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以

必屬耳自焉是代師受各也故不敢武子曰

吾知免矣知其不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

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焉郤伯范曄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其所命也

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

代行故稱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

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樂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

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

公薨不克作好在宣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

盟赤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轉楚而亦

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

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

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生十年而羣臣不如先大夫師

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

以衆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

林屬託群臣之辭

林君無明德以服遠方諸侯之國

悉師林悉楚師王卒林王宮親衛之卒

林善使臧孫往使楚師臧孫辭竹林楚道遠而又出

新竹用反

質言致

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

善用之乃大夫閔民已責責速速救救

之赦罪悉備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

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亦車亦行雖無楚王之二君當左右之位

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

蜀公路之而退使臧孫往臧孫辭曰楚遠

而父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

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

孫請以賂往孫請以賂往以執斲執鍼織紵執斲匠人執

織織皆百人公衛為質公衛成以請盟楚人

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乎嬰齊蔡侯許男秦

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

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齊大夫不書其各非卿也

卿不書賈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

曰賈盟賈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

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位也卿不書則稱入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別

林况其下之卿大夫可  
不謹慎其位乎  
詩大雅假樂之篇

及宋林楚師自盟  
蜀而歸至宋地

國將知之何林將如  
國家之事何

夫音扶會劉瓛曰  
夫猶九也又有所指  
之辭論語夫二三子  
也孟子夫有所受之  
也  
辟林音避晉避楚  
不敢共楚爭畏楚  
人之衆也  
已林註止

億兆離心離德予有  
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此  
言大誓所謂諸者其  
其意非本文也

魏本又作暴薄報反

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

其位不得列於諸侯况其下乎詩曰不解于

位民之攸暨詩大雅言在上者勸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暨息也

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

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音寔以弃魯國國將

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音居

也言後人必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

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為政猶以衆克况

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十人同者衆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

與以衆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淫酒

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

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弟

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

其功所以敬親睦告伐事而禁淫慝也淫慝

擄百姓取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

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

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朝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

又好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其

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

師之後也齊世與周世寧不亦淫從其欲以

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朝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二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

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

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

籍晉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朝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伐鄭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

月公至自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

喪畢宜公神主新公廟故謂之新宮書二十日

哭善得禮宗廟親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火故

哀而乙亥葬宋文公無傳七月夏公如晉鄭

哭之

大音泰

寧會猶曾

抑亦反詩又發詩

詩亦然之詩又發詩

左傳

卷

林有言不而以淫亂其嗜欲以取怒於晉國折而不教諫止而教諫之乃至戰伐兵卒之慘

正義傳倒天火曰災人火曰火

癸酉

此以支反一音如字

唐在良反  
咎古乃反

鄭伐許林秋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申齊相以宋卒鄭於楚相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美敗晉于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于蜀皆鄭為之是故秋秦高後秋鄭微秦鄭中國無尤社矣

覆扶又反

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

如帥師圍棘棘在濟北蛇丘縣大雩無傳以晉

卻克衛孫良夫伐唐咎如赤秋別種冬十有一月

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衛鄭伐

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

伯牛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鄭公子偃

帥師禦之偃穆公使東鄙覆諸鄭覆休上兵也敗諸牟

與鄭立與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書皇戌如楚獻捷夏公

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

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

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

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

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

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

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

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

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

纍囚以成其好纍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

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仇也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

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

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曩

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其

林又敢歸德於誰人言亦無所德也

林任當也言臣不當受怨楚之名楚君亦不當受德臣之名

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

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

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

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

遇楚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

之禮而歸之秋赦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

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孫得臣子晉卻克衛孫良夫

林曰偏師不敢言全軍

林共王聞知堂之言則直不撓知晉有臣如此未可與之爭

林棘不肯服魯故以師圍之

伐者聲其鐘鼓討者責其罪狀以厲若如容受亦狄餘堂故伐而討責林民逃其土曰潰

晉曰今大國多數所方千里者三四也昭五年十三年傳皆言晉有車四千乘計衛比於晉不過五六分之一耳故不得為次國其為次國者當存秦平林計等則衛為小國上卿與晉大國之下卿名位正敵以盟主故先晉可也

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

入虜各如如虜咎如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虜

各如潰蓋經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

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

尋盟尋宣七年公問諸臧宣叔曰仲行伯之於

晉也其位在三鄉下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鄉

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鄉當大國之中中當

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鄉當大

國之下鄉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一等

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

小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

小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

軍為六軍潛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

騅趙旃皆為卿賞重之功也韓厥為新中軍趙括佐之鞏朔

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騅為新下軍趙旃

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齊

赤狄之國種類極多潞氏甲氏鐵辰泉落氏等皆其類

林執玉為贄  
卻克以宣十七年笑  
辱之愆故趨進  
林  
初置六官項云朝晉故  
尊王晉景公云不敵  
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  
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  
公為王景公讓不敵云  
竊原馬遷之意所以  
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  
授玉以為將授王遂師  
成焉此認緯耳

賈音古林鄭之賈人  
貿易于楚  
褚中呂反林褚絮也

鄆音運正魯有二鄆  
文十二年城諸及鄆杜  
之此東鄆云成十六年  
傳晉人執季文子待  
鄆杜云此西鄆云此  
為云汝拔晉故城鄆  
以為備當西鄆也

戊甲

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卻克趨進曰此行也

君為婦人之笑厚也寡君未之敢任言齊侯之來以

謝婦人之笑非為脩好故云晉君不作當此惠晉侯享齊侯齊侯視

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朝

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

為兩君之在此堂也首啜之在楚也鄭賈人

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

之賈人如晉首啜善視之如實出已賈人曰

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

君子遂適齊林賈人遂適齊以避之

經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二月壬申鄭伯

堅卒林襄公卒悼公葬立杞伯來朝夏四

月甲寅臧孫許卒無傳公如晉葬鄭襄公無傳秋

公至自晉冬城鄆無傳公欲叛晉鄭伯伐許

傳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宋共公杞

伯來朝歸叔姬故也將歸叔姬先脩夏公如

大史音秦

辨誤曰杜云其音異姓  
愚謂此蓋以勇狄特  
楚非國姓也若存相  
異姓何能字音乎

林鄭悼公怒乃親伐許

林荀庚將上軍不行故  
仇獨出  
祀音允或音祀

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言

不能壽然也後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十年陷而後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

不易哉詩頌言天道顯明受其命夫晉侯之

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敬諸侯則秋公至自

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

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邇近諸

侯聽焉未可以貳聽服史佚之志有之周文

史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

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字愛冬十一月鄭

公孫申帥師疆許田前年鄭伐許侵其田今正其界許人敗

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展陂亦許地

晉欒書將中軍代都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

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祭鄭地成臯縣東有汜水楚子友

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於子友前臯戌攝鄭

伯之辭代之子友不能決也曰君若厚在寡

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

女乙

記異云義門公羊云非常為異字物為災此山崩無所害故為異

可知也

欲使自屈在楚子前決之

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

之成

側子反名為明年許趙鄭於楚張本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

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經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傳在前年仲孫

仲孫

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穀齊地

梁

山崩

馮翊夏陽縣北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

己酉天主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蟲牢鄭地陳留封一立縣北有桐牢

傳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

嬰曰

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一昆其憂哉且人

各有能有不能

言已雖淫而能

舍我何害弗

聽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

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

自告貞人曰神

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

以得

放遺祭之明日而亡

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孟獻子

故林宥之以遠也

林我在晉國故欒氏不敢作亂以害趙氏

其憂哉林其有憂患哉言必為欒氏所害

舍音捨又音赦女音汝

位才用反

輝音鄂

辟音避林伯宗道遇重載之車使之避已捷在安反正楚辭謂邪行小道為捷徑林車重行徑若待我回辟不如待車邪出之為速

不舉林去盛饒不舉樂

林讓謝之道其亦如此而已雖伯宗可知之何

鄭伯然楚不直己故請成于晉林圍龜為質于楚至是羊歸宋林

如宋報華元也前年宋華元來聘夏晉首首如齊逆

女故宣伯輝諸穀野饋日饋運糧饋之敬大國也梁山崩晉

侯以傳召伯宗傳伯宗辟重日辟傳之車重

人日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和問其所日絳

人也問絳事焉日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

將若之何日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饒降

服換盛乘纒車無徹樂息八出次舍於祝幣

陳王史辭自罪責以禮焉禮山其如此而已雖

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不可不肯

遂以告而從之從重許靈公怒鄭伯于楚前

年鄭伐許故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

戌及子國以鄭伯不直故也故鄭伯歸使公

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

垂棘垂棘晉地宋公子圍龜為質于楚而歸圍龜

子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出入

林宋公惡其欲為亂故殺圖龜

林鄭悼公服于晉故盟也

向舒亮反難乃且反一本無之難二字子靈為薛一本無為薛二字

丙子

正義武公是成公九世之祖其廟毀已久矣今復立之以為不毀之廟禮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世室言其世不毀

設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定平後華元使圍龜

代已為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

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

也宋公不欲會以新謀子靈為辭為明年侵宋傳十一月己酉定王

崩經在蟲牢盟上傳在下月倒錯

經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二月辛巳立

武宮魯人自鞏之功至今無患故築武宮又作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欲以示後世

取鄆附庸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

來朝無傳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叔壬申鄭伯費

卒前年同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

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

書帥師救鄭

傳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相游

公子授玉于東楹之東禮授玉兩楹之間士

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奔也已視流而行速

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視流不端諦三二月季文子以

林楚始書大夫將也自是必圖滅也而後敗人之

相子亮反

行速林行速不詳緩也

正義服虔云晉軍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案定元年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場云立場宮此若為禱而立何以不言禱也無驗之說故不從聽於人云林聽命於晉霸王以救晉國家之難不可以自為功而立武軍

窳之功立武宮非禮也宣十一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答以

武有七德非已之所堪其為先君宮告中成事而非由人也言請人救難取郭言易也三月晉

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維之戎

陸渾蠻氏侵宋夏陽說晉大夫蠻氏戎別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經唯書孫良夫獨衛告也以其辭會也辭會在前年師于鍼衛

人不保不中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

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

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邱聞說晉人謀去故絳晉後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

夫皆曰必居郟瑕氏之地郟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郟城

沃饒而近監監鹽池是國利君樂不可失

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兼六公揖

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路寢謂獻子曰何

師還林晉師自侵宋歸

近附近之近監音古正義

歸

歸

如問諸大夫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

地其惡易觀惡疾疢易觀則民愁民愁則摯

隘摯隘羸於是乎有沈溺重腫之疾沈溺濕

腫足不如新田今平陽絳去厚水深居之不疾

故高燥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

陽絳縣南西入汾惡垢穢且民從教無災十世之利也夫

山澤林隘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則民驕

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近寶則民不務本公說

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為季孫六月

鄭悼公卒終士貞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晉人

命聲伯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

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前年從冬季文子如晉

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

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

息之師救蔡申息楚禦諸桑隧汝南明陵縣東有桑里在

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

武子荀首中知莊子范文子士燮上韓獻子韓厥

樂書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

至於此此燕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

戰必不克遷戮不義怒敵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

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

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

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子為

大政中軍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子之佐

十人六軍之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

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

故也商書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夫善衆之

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從之不

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

經七年春王正月麇犀食郊牛角改卜牛麇

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無傳稱牛妹下日免放

丑丁

占

左氏十二

三二七

也 吳伐郟夏五月曹伯來朝不效猶三望無傳

書不效間有事三望非禮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

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馬陵衛地陽平元

馬陵公至自會無傳吳入川來州來楚邑淮南冬

大雩無傳衛孫林父出奔晉

傳七年春吳伐郟郟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

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振整也無弔者也

夫言中國不能相愍恤故夷狄內侵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

定其此之謂乎詩小雅刺在上者不能有上

不弔其誰不受亂上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

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

見且拜師謝前年晉救鄭之夏曹宣公來朝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汜鄭地在襄城縣南諸侯救鄭

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二子鄭大夫囚鄭公鍾儀獻

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

故也。蟲牢盟在五年昔本屬齊齊服故首從之晉人以鍾儀歸囚

諸軍府。軍藏府也為九年楚圍宋之役。在宣

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

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

也是以為賦以御地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

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

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友欲取夏姬。

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友亦怨之。及共王即

位。楚共王以成子重子友殺巫臣之族。子

闞子蕩及清尹弗忠。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

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

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友取黑要與

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子重子友曰爾以

讒應貪恡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

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以兩之一卒適

寅戌

其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

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射之與其射御教吳

來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狄

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

楚屬子重奔命巢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

重自鄭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友於是一歲

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

父出奔晉林父孫良夫之子衛侯如晉晉及戚焉戚林

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經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齊服事晉故晉來語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晉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昔聘不使卿今華元將命故特書之宋公無主昏者自命

之故稱使也公孫壽蕩意諸之父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日

原屏谷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宜其見討故從告辭而稱名秋七月天

子使召伯來賜命公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

綏也天子天子冬十月癸卯祀叔姬卒前五年來

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奔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祀伯所葬故稱祀叔姬晉侯使

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先謀而稱會盟主之衛人來媵古者諸侯

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

來媵之

傳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

于齊季文子餞之餞送行飲酒私焉私與曰大國

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

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

歸諸敝邑用師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

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

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

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

德爽差也極中也詩衛風婦人怨丈夫不

晉有周極之心 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二孰

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王霸王將

德是以也 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

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 簡圖也簡諫也詩

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

是以敢私言之 晉欒書侵蔡 六年未遂侵楚

獲申驪 申驪楚大夫 楚師之還也 謂六年遇

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繞角之役欒書

子韓 韓子之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從其謀 君

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宜有功也 詩曰愷悌君

子遐不作人 遐遠也 作用也 詩大雅言 求善

也 夫作人斯有功績矣 是行也 鄭伯將會晉

師 會伐鄭 門于許東門 大獲焉 過許見其無

聲伯如莒 逆也 自為逆婦不壽 宋華元來聘

聘共姬也 穆姜之女成公姊嫁為宋共公夫人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納幣禮也 晉趙

使卿 故傳發其事而已

使卿 故傳發其事而已

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譜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

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欒氏卻氏亦微其為亂六月晉

討趙盾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

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

成季之勲宣孟之忠成季趙襄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

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主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之亦有祁辟之君但賴其

先人以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

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乃立武而反其田德益明欲晉侯之法文王

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召桓公周邠士晉侯使申公

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渠丘

公莒子朱也池城池也曰城已惡莒子曰辟

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也對曰夫狡焉狡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

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開封疆者有縱其暴掠者莒

人當唯勇夫重閉況國乎為明年冬祀叔姬

何國蔑有林無人  
也國不有言皆有人

卒來歸自杞故書感其見出來歸故書卒也若更適大夫則不復書卒

晉士燮來聘言伐邲也以其事吳故七年邲與吳成

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士燮曰君命無貳

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公私不君後

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晉絕燮將復之季

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邲衛人來媵共姬禮

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必以同姓者參

膏肉至親所以息陰訟

印已

經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

伯同盟于蒲蒲衛地在長垣縣西南公至自會無二月

伯姬歸于宋宋不使鄉夏季孫行父如宋致

女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致成婦禮晉人

來媵媵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無傳五

子六月一日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於蒲書七月從趙又受楚賂會於鄆

故晉執之稱人者晉以無道於民告諸侯例在十五年晉欒書帥師伐

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無傳楚公子嬰齊帥

師伐晉庚申晉潰民逃其楚人入鄆鄆邑也楚

師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邑也楚

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此閭月城在

十一月之後十二月之前故傳曰書時

傳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叔

已絕於杞魯復強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還為

請杞使還取葬杞叔姬卒為杞故也杞婦

故卒逆叔姬為我也既葬而後逆其為歸汶

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歸田在晉人懼會於

蒲以尋馬陵之盟馬陵盟在七年季文子謂范文子

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也競強范文子曰勤以

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

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

不至為十五年二月伯姬歸于宋復命起楚

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為晉

鄭伯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

弈之五章韓奕詩大雅篇名其五章言厥父

樂文子喻魯侯有二蹶父一之德宋公如韓侯宋如韓樂穆姜出于房再

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

亡人穆姜伯姬母聞文子言宋樂喜而出先

君猶有望也言先君亦樂敢拜大夫之重勤

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邶風也取其

晉人來媵禮也同姓秋鄭伯如晉

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銅鞮晉別縣在上黨錄

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明下殺行楚子重侵陳以

救鄭陳與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

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有司對曰鄭人所

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召而吊之再

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泠人樂官公曰能樂

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使

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玉何如對曰非

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

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

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士

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

示性所自各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

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

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

大必濟言有如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

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為下十一月

木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立渠立

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立月六日莒人囚

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

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日楚遂入

鄆莒無備故也終巫臣之言君子曰恃陋而不備

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

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

林秦相公借白狄  
伐晉

備也夫決辰十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

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價言備

之不可以已也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秦人白

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

也此秋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

許示不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紆緩也勿

更立君晉必歸君為明年晉侯城城中城書時

也十一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

辰庚

講脩好結成鍾儀奉晉命歸故楚報之

經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

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卜常祀不郊皆非禮故書五月公

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侯太子州蒲也稱

齊人來媵無傳媵伯姬也媵異姓來媵非禮

也丙午晉侯獮卒六同盟據傳丙午六秋七

月公如晉冬十月

傳十年春晉侯使糴莜如楚糴莜晉大夫報大宰

子商之使也。子商、楚公子。子商使在前年。衛子救黑背侵鄭。

晉命也。晉命、衛使復鄭。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改立君之

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縹。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

殺縹立髡頑。子如奔許。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

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

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子州

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立子。經因

書晉侯。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其惡明。

子然盟于脩澤。子駒為質。子然、子駒、皆穆公。脩武。辛巳鄭伯歸。鄭伯歸不書。鄭不告入。晉侯夢大厲

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

先祖也。入辛巳晉侯殺趙盾。趙盾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

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

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

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

醫緩為之。緩醫名為。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醫緩為之。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

盲

盲

盲

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盲之

上膏之下若我何音膏也心醫至曰疾不可

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公曰良醫也厚為之

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八日四月

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饋人為之召桑田巫

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小臣有

畏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

忠

以為殉傳言下巫以明術見殺鄭伯討立君者

戊申殺叔申叔申申弟君子曰忠為令德

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為患下秋

公如晉親為禮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莩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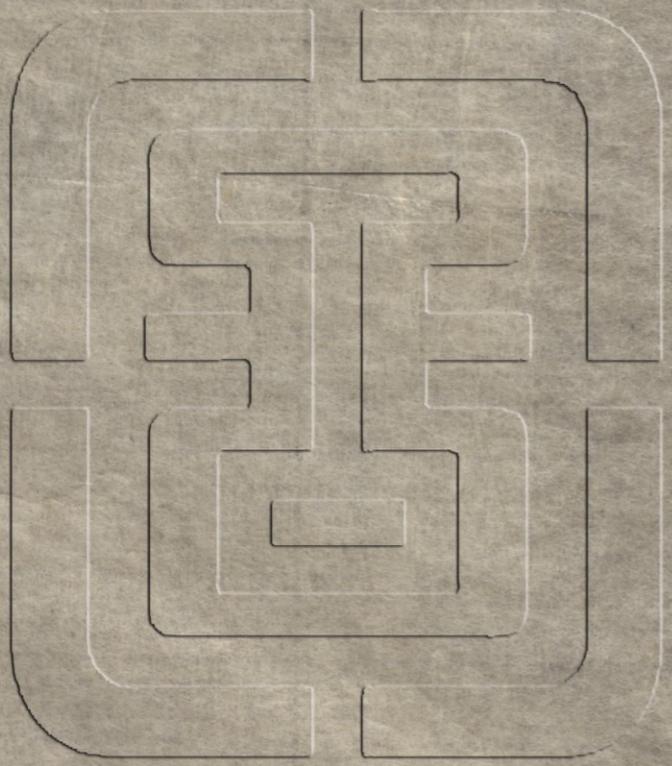
反是春晉使糴莩至楚楚成晉謂魯二冬葬

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

諱之也諱不書晉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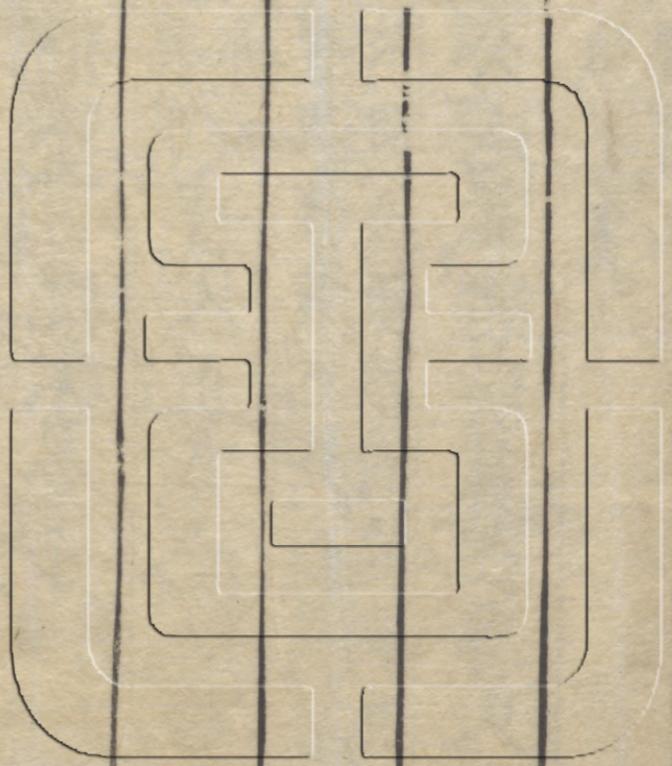
號	冊	書
清	一	名



春秋經傳集解成上第十二

左氏十二

四十二



車治既成... 宣十二年傳

安田... 宣十二年傳

僖廿八年傳子玉請戰楚王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注楚有左  
右廣正義廣蓋兵車之名各之為廣因即表兵諸屬西廣之兵也  
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廣車軌車注皆兵車之名正義是皆兵  
車而別為之名蓋其形制殊用處異也字典引之曰廣車名  
僖廿八年傳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云云  
我曲楚直其衆寡未飽不可謂老

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一年滅鄧僖十五年滅弦  
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二年滅江五年  
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楚武王克權  
使鬬緡尹之又稱文王縣申息此十一國不知  
何以言九稱

右正義注

縣申息哀十七年傳克權注十年傳  
僖廿八年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

宣十二年傳

傳遜以為楚亦五軍右轅左追壽  
非車之左右也前軍慮無後軍勁兵  
為數左軍挾轅右軍追壽中軍權  
謀出令門晉知瑩曰三兮四軍

輸必百入四分之二為承備

二輸在車用百人始日輸前一卒及二卒以次是等卒半長又律十人日

輸日輸必百車以數之四必各其隊之次其共六分也夫夫之法為

西東送其兵各負不日也

六十共入其不倫會卒十四共全四之

數又周一車甲士三人也

周以也

共卒曲日周以數百廿八

六十共入數一車一而五十八

一卒百人二檢入可檢生六人

入周隨車十五乘者夫輸二十生人

實前一卒一卒輸之西

實前一卒一卒輸之西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詳苑注。百人一卒。以今廣法論之。每車一乘有一百人。周制車十五乘為夫。偏二十五人為兩。楚以五十人為兩。以舊偏法論之。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蓋周兩車人數。周一車有七十五人。楚一車一百五十人。此說見唐太宗李靖問對。注疏說誤。

按字典曰。周禮地官。五十人為偏。孔穎達正義曰。但周禮無偏考之。周禮地官未見此文。則字典疑謬乎。然則周制五十人為夫。偏未知其據。又周一車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今此論合卒兩為百五十人。周之七十五人。其不聞有卒兩之名。則分部也。又異矣。雖摠計人數曰兼周兩車。然其實各自不同款。

傅遜曰。廣兵車名。楚王即以名其親兵。以其兵多為左右二部。故名。二廣。每車用百人。故曰廣。有一卒。其云偏者。蓋卒之半耳。又五十人曰偏。以百人四分之一為承副。

臣等伏以... 宣十二年傳

宣十二年傳... 宣十二年傳

宣十二年傳... 宣十二年傳

宣十二年傳... 宣十二年傳

宣十二年傳... 宣十二年傳

致晉師正義正致已款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下云  
趙旃請挑戰是也○漢書司馬相如傳卓王孫有女文君好音相  
如必琴心挑之注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史記同之  
項羽紀注挑也又趙廣漢傳注挑謂動發之也燒典音衰擾戲弄也  
傅遜曰楚之君臣無必戰之意云云此蓋三子各逞其伎以示武於敵耳  
周禮春官車僕輕車之萃注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兩馬兩或作柄皆力掌反柄典松脂也  
掉徒弟反典此章引之曰正也

鞅於丈反說文頭皮也僖廿八年注在胷曰鞅在腹曰鞅典頸組也牛羈也  
又馬駕之具也襄十八年傳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邵文莊曰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蓋駝馬折旋則其鞅必掉而示間  
暇之意在其中傅遜曰非也云云尤于此時乃代執轡而掉鞭為間暇耳

折之設反周語中定王饗晉聘使隨會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  
王曰體解節折而共飲食音之列反典引之  
馘右獲反典截耳也大雅皇矣第八章攸馘傳不服者殺而馘  
其尤耳曰馘

周禮地官司徒之職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正義音博林註曰生搏按索持之者即是虜囚也何以唯其得甲裳之為乎且下趙旃走逢大夫授綏以免未見既縛而遁出也此搏蓋是須手擊當作匹各切音粗矣

宣十二年傳

楚莊蓋日中以後逐趙旃故索九廣  
屈蕩為楚王戎右故生搏趙旃

右林註

叙又軍前曰啓後曰叙 襄廿六年

又上切曰最下切曰叙 史錄侯世家漢宣帝紀

宣十二年傳

十一

昇典以諸切音余說文共舉也景曰亦作舉

宣十二年傳 十二

甚傳遜云蓋楚人見晉隊不能進即甚毒而殺害之故晉人既局以免馬旋楚又欲害之晉人拔旃投衡乃出既出而乃敢云吾軍止此偶敗耳非如大國之數奔也此于事理甚明並無教人語也云且傳于宋之狂狡倒戟而出鄭人以為失禮盡命此楚之教晉與狂狡何異而不以幾乎

獲典引漢書晉灼註生得曰虜斬首曰獲

宣十二年傳

十三

輜正義襄十年傳稱秦董父輦重如役挽此車也周禮御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以其輦輦鄭玄云輦駕馬輦人執行所以載佳器也止以為藩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推一鋤周輦如二版二梁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說者以為夏去師不踰時殷踰時周歷時故前世輦六而後世輦多字典說文輦車前衣車後所謂庫車也釋名輜車載輜重卧息其中車也輜廁也所載衣物雜廁其中也輜軒之形同有邸曰輜無邸曰軒軒音瓶輕車也重曰輜輕曰軒軒屏也四面屏蔽婦人所乘車也列女傳存孟姬曰后妃踰國必乘安車輜軒 廁初寺切雜也邸底也又展風也

史陣平身而行杖斂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  
目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

智 烏丸切目無明也眸子枯陷也又井枯無水亦謂  
之智

茅經

正義教無社令結茅為經置於井上  
林註教無社結茅以表井評註同之

正義謂為經而不言其義林評註在  
不言經之字無可據解之者字典引  
說文曰喪首戴也儀禮註麻在首在  
要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之缺頂要  
經象大帶

傳言蕭人無守心蕭大夫士意在逃亡各無

守國之心故蕭軍敗散傳詳說所以蕭之  
績註明解傳之意也

宣十二年傳

十四



僖廿二年傳夏宋之伐鄭。楚人伐宋救鄭。丙子晨鄭文夫人羊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

丁丑楚子入享于鄭九獻。庭實旅百加籩豆六品。

昭五年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

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士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以羊舌肸為司官，足以辱晉君，

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

況恥國乎？且之以聖王務行礼，不求取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逆職，大有巡功。

設机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飡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云々

僖廿九年傳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云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冬介葛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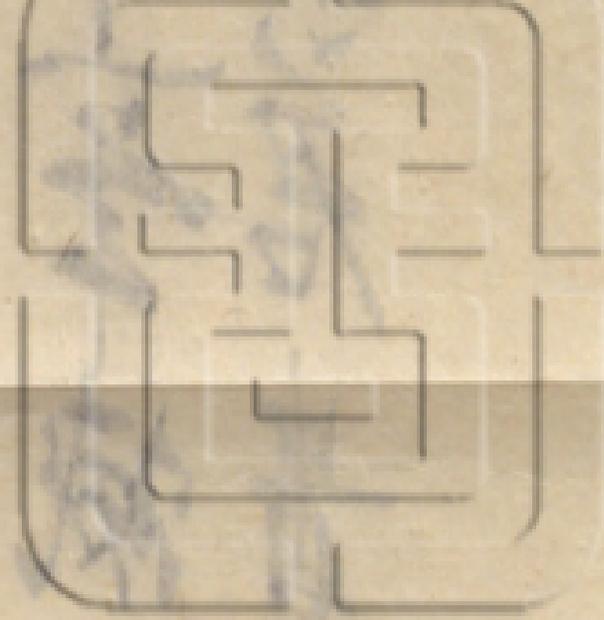
來，以未見云，故復來朝。禮之加慈好，誑慈之禮也。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

宣十五年

魏

文

宣



宣

晉滅赤狄潞氏經書之文  
上平滅鄭滿獲喪狄僑如不書之  
文十一年傳正義我云潞國大  
其君志貴身故書之鄭鄭滿國小僑如  
賤故不書之



大傳收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  
而退設奠於牧室

註奠告先祖也先祖者行主也

其誓用命賞于祖

傳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  
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  
孔子曰天子處寺以遷廟主行載于  
齊車言必有尊也曾子問曰古  
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  
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祢遂奉以出  
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

注齊車金路

